

## 信息转向: 新世纪的历史学在召唤( 两篇)

主持人: 王旭东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主持人语:** 对于历史学而言,如果将 19 世纪视作史学研究科学化的起始,那么,20 世纪的史学史历程已经证明,该刚过去的一百年依然是一个承上启下、转型变革的世纪。只是这百年迭宕,较之上一个百年更为猛烈,更显颠覆,对古老历史学的冲击更为彻底,更具有革命性。20 世纪的百年变革,令古老的历史学在纷争、突破和不断自我觉醒中重塑。其从方法论,到认识论,再到不同流派成系统的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通过主动地与其他学科包括语言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以及自然科学等的不断交互、交融,逐渐成就起自身的科学性。尽管这种科学性还没有能够完善到足以构筑成一统天下的历史学完整科学体系,但其中以唯物史观为代表的各个流派所取得的长足进步,即使站在 21 世纪头十年后的今天再来回首,也无疑是显而易见地不可否认且令人振奋的。当然我们也须承认,探索和变革实际上是无止境的。

研究方法的变革,往往会成为新的革命性理论诞生的前导。而对方法论实践的辨析、归纳、总结和理论升华,实际上恰恰也正是新理论赖以构成的基石。20 世纪的历史学有着很多的新尝试、新突破,也取得了不小的新成就。从这些冠之以“新”字的变化中,都能见到方法论推陈出新的努力。如今的信息科学已经令我们开始树立起历史学基本属性之一是信息这一认知。在 20 世纪晚近以来世界潮流向信息时代迈进的过程中,国内外史学领域就方法论和史学理论层面上不懈的信息化应用探索与实践,更是丰富了我们的相关认知。这些均标志着一种转向的发生,这一转向便是信息哲学称之为的“信息转向”。其实,信息转向不仅预示,而且已经在揭示一场新的更为深刻的史学变革的降临。这一变革不是别的,正是信息转向所引发的历史学领域信息革命。就某种意义而言,这场现在进行时的历史学领域信息革命,或许就是新世纪历史学向我们发出的召唤。

本期刊发的两篇论文,从各自不同的切入视角,反映或揭示了 20 世纪以来方法论探索折射出来的这种史学变革之潮流,以及迈向不远未来之新趋向。

## 历史学与新媒体: 数字史学刍议

周 兵

( 复旦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433)

**提 要:** 数字史学是指运用数字媒体和工具展开的历史学实践、演示、分析和研究。它依托信息技术手段,反映了历史学不断开放、去中心化、并打破学科界限和话语垄断的趋势。数字史学扩展了传统历史资料的范畴,即史料数字化与新数字史料的保存和应用。在实践上,数字史学为推进公众史学的开展提供了诸多的便利条件,将成为未来历史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关 键 词:** 数字史学; 新媒体; 史料; 数字化; 公众史学

**中图分类号:** K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13)05-0063-05

2013 年 1 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了第 3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就目前中国互联网的普及程度提供了以下最新数据“截至 2012 年 12 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 5.64 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 5090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 42.1%,较 2011 年底提升了 3.8 个百分点。”此外除了传统的电脑上网终端之外,手机上网也日益普遍,“截至 2012

年 12 月底,我国手机网民规模为 4.20 亿,较上年底增加约 6440 万人。”<sup>①</sup>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网民数量甚至已经超过了通过台式电脑上网的用户,手机成为了我国网民的第一大上网终端。

如果再把眼光投向世界范围内,互联网及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程度更是令人瞠目。根据著名互联网监控网站 Pingdom

提供的数据,截至2012年底,全球网络用户有24亿人;各类网站6.34亿个,较2011年新增5千1百万个;在网络应用方面,世界范围内的电子邮件用户有22亿人,拥有邮件账号43亿个,每天电子邮件的流量高达1440亿封。<sup>②</sup>新技术的发展不仅在于它的普及程度,同时也表现在其迅猛的发展速度上,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标志的现代信息科学技术的诞生和进步几乎都发生在最近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其成就堪以日新月异来形容,它已成为现代人日常工作、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此外,基于Web2.0技术快速发展起来的社交网络成为近两年来网络发展的热点。“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微博用户规模为3.09亿,较2011年增长了5873万。”<sup>③</sup>并且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数量的增长、移动互联网建设的不断改进,用户移动化更成为新的趋势。在全球范围里,脸书(Facebook)月均的活跃用户即多达10亿人,推特(Twitter)月均活跃用户的数量有2亿人;2012年11月7日,奥巴马竞选连任获胜后发布的推特信息被转发或评论达80余万次;再如2013年元旦跨年之际,新浪微博一分钟的信息流量竟高达729571条。<sup>④</sup>社交网络媒体正在逐渐取代传统平面、电话、广播、电视等媒体成为信息传播、交流的主要途径。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以上的这些数据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计算机、互联网、智能手机、数字信息技术和新媒体的发展,究竟将会给历史学带来怎样的影响呢?面对新的书写形式、新的阅读习惯、乃至全新的信息传播和交流方式时,历史学应该如何应对?通过对国外史学前沿的观察和研究,我们看到在最近二十年间,一种新的历史学形态——数字史学(Digital History)正在悄然兴起,并正在古老的历史学中引发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

## 一

在历史研究中,量化分析和数字技术并不是一个新事物。20世纪60年代末,年鉴学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勒华·拉杜里就信心满满地预言道:“将来的历史学家一定要是电脑程序员,否则,就不足以成为历史学家。”<sup>⑤</sup>令拉杜里产生如此信心的是距今四十多年前以电子计算机技术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计量历史学方法,其代表便是法国的系列史研究和美国的“克丽奥学派”(Cliometrics)或新经济史研究。拉杜里盲目的信心最初主要是建立在计量分析的社会科学方法之上的,随着这种方法本身的僵化和局限,其本人的研究也在70年代中期发生了转向定性分析、回归叙述、注重微观研究、朝向历史人类学的转变。

尽管如此,我们在此所说的数字史学与60年的计量史学并不是一回事。时至今日,技术的进步推动历史学的发展早已远远超越了拉杜里所预言的电脑程序员的阶段,并已迈入到一个全新的数字新媒体时代,而且其迅猛的发展步伐还远未减缓。回顾西方史学新陈代谢的发展历程,唯有公元前5世纪由口述传统向书写史学的转变,以及16世纪后随着古腾堡印刷术的推广而在西方世界引发的知识传播的剧变,堪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正在经历的数字史学革命相媲美的。数字史学在史料的形态及其保存和使用,历史的书写、呈现、阅读与传播,乃至历史学及历史学家的学科地位等诸多方面都在引发一场革命。对于历史学来说,数字史学是一个日新月异且正处在快速而不稳定的变化发展之中的现象,它远未达到成熟和完善的状态,尚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历史书写形式,虽然难以妄加揣测,

但其前景殊可期待。

一般来说,“数字史学是指运用数字媒体和工具展开的历史学实践、演示、分析和研究。”<sup>⑥</sup>常见的数字史学实践包括:数字化(电子)档案(包括数据库、电子图书馆等)、光碟、在线展示(如网站)、互动地图(如GIS地理信息系统)、音频与影像、电子出版物(如电子图书、电子期刊等)、网络社区(如H-Net)等;此外,数字史学实践还被广泛地运用于课堂教学和远程教育,成为推动历史教育、普及历史知识的重要手段。近年来,随着网络速度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以及Web2.0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有了许多进一步的新应用,如博客(Blog)、推特(Twitter)或微博、维基(Wiki)、即时通讯(IM)、社交网络(SNS)等,因此数字史学的形式变得更加的多样、便捷、快速。

数字史学依托信息技术手段,反映了历史学不断开放、去中心化、并打破学科界限和话语垄断的趋势,大量史料和研究成果以数字形式被发布在网上,任何人均可以通过网络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研究成果。不同于传统的媒体,通过新媒体的传播,数字史学表现出非线性形的特点,具有强烈的互动性和参与度。此外,随着技术的普及,数字和电子形式逐渐成为历史书写、记录、保存和阅读的主要方式,也在逐渐改变传统的历史学表现方式,如同印刷术带来的知识革命一样,我们也正在经历着新的一场信息和知识传播方式的革命。

不过,数字史学并不是要否定或取代原有的历史学传统。新的技术手段和传播方式为认识和表现历史创造了一个新的维度,也极大地扩展了人类创造和分享历史知识的范围,但正如在美国较早推广数字史学实践的乔治·梅森大学“历史学与新媒体研究中心”在其网站上所申明的——“数字史学是对其他历史形式的补充。”<sup>⑦</sup>在运用最新技术的同时,广泛吸收了传统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

## 二

历史学的研究赖以展开的基础是作为历史资料的实物与文献。传统史学历来奉史料为史学的根本,傅斯年承袭兰克史学的治史态度,提倡“史学即史料学”,认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sup>⑧</sup>在西方,同样的观点也是比比皆是,如法国实证主义史学的奠基者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所说的“史料者,历史知识之唯一源泉也”;<sup>⑨</sup>阿克顿勋爵也认为史学就是“收集历史资料的艺术”。<sup>⑩</sup>这些主张,均是与兰克及其学派之观点一脉相承的。之后历史学的发展却使得史学和史料的理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尤其是在“语言学转向”之后,历史学的客观性在认识论层面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甚至遭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彻底否定,史料不再被看做是历史写作的基础,而代之为文本的语言结构。

以上的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或是过度强调史料的重要性,甚至将其与历史学等同于历史学,或是完全否定史料乃至历史学本身存在的合理性。从一般的认识论来说,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也就无从谈及史学。对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证以及运用,是历史学家最基本的能力和训练,档案馆、图书馆和数据库依然是历史学家研究工作最初始的起点。晚近以来历史学的蓬勃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正是建立在新史料的不断发掘和对传统史料的重新解读之基础上所取得的。

史料依赖于其保存和传播的载体而存在,如前文字时代遗

存下来的各类石刻、岩画、器物、造像、遗址等实物史料,以及在口述传统基础上经后人收集整理保存下来的史诗、传说、民谣、民俗故事等;文字出现以后,文字史料在内容上愈加具体、数量也更为丰富,尤其是在印刷术发明之后,更进一步扩大了知识的传播和普及,这一类的历史资料也构成了史料的主体,最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近代以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又在史料的类型上增加了通过录音、摄影、摄像等手段制作和保存的声像史料。

进入数字化时代之后,又新增添了基于数字化形式之上的数字史料,并且数字形式正逐渐取代传统的纸质形式成为史料记录和保存的主要载体,这一趋势正变得日益的显著和明显。在此,本文所说的数字化史料主要包括两个范畴:一是传统史料在保存、呈现和使用中的数字化,如数字化数据库、数字化图书馆、数字化博物馆、数字地图等;二是直接经由数字形式被创造出并以数字形式保存的大量电子资料,如磁盘、光碟、电子书和电子期刊、电脑文件、电子邮件、数码照片、数码音频、数码视频、手机短信、网络聊天记录、机构和个人网站、博客和社交网络信息等。

### 三

对于第一种形式,也就是传统史料的数字化,我们并不陌生。由于纸质史料不易保存,因此寻找某种可以长期保存史料的替代载体一直是图书档案收藏中的一大课题。自摄影技术发明之后,就不断有尝试通过摄影的手段将纸质文本制作成胶片加以保存、传播和阅读。从最初主要用于对一些珍本图书进行保存开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缩微胶卷技术已在欧美的一些大型图书馆和档案馆被商业化推广,在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成为史料保存的一种主要形式。与此相类似,随着数字技术的逐渐成熟,它很快成为传统图书馆和档案馆取代缩微胶卷乃至纸质藏书的一种替代方式。

以民间性质的“古腾堡项目”(Project Gutenberg)<sup>①</sup>为例。其创始人迈克·哈特(Michael Hart)于1971年率先开创了电子书的理念,他将美国《独立宣言》的文本输入电脑后,将之变成数字的形式,提供给其他用户使用。之后,哈特创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网络图书馆“古腾堡项目”,致力于将无版权保护的经典著作制作成电子书后供用户免费下载和阅读,目前其主网站藏书量已超过4万种。而另一个网络巨头谷歌公司(Google Inc.)更是野心勃勃,它于2004年推出“谷歌图书搜索计划”(现称“谷歌图书”)<sup>②</sup>,意在将人类有史以来正式出版的所有图书全部网罗其中,提供在公共网络空间的阅读、搜索乃至下载。由于著作权的争议,谷歌图书在正式推广过程中,并未如最初设想的那么顺利,但“到2008年11月,谷歌已将700万本图书数字化,其中100万本用于公共领域,100万本有著作权保护和被印制成实体书,500万本有著作权但已绝版。”<sup>③</sup>根据最新的数据,截至2012年3月,经谷歌扫描和数字化的图书已达2000万种。

除了图书资料的数字化之外,学术期刊的数字化及数据库也对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各个学科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研究者较常使用到且为大多数研究型图书馆所购置的英文学术期刊数据库JSOTR<sup>④</sup>,它创立于1995年,收集了数百种知名学术期刊上电子版,并提供全文搜索。这些学术期刊最早可以追溯到1665年,并且包括了各种刊物每一期最新发行的版本。

最初建立JSTOR的设想是为了解决许多图书馆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由于存放的学术期刊数目的增长,订阅成本和所需空间不断增加,维持期刊的完整性和多样化的压力就变得非常巨大。JSTOR利用网络数据库的优势,为图书馆在节约空间、增加种类、提高完整性和改进服务等方面提供了良好的解决方案,同时也保证了期刊出版者的利益。对读者和研究者来说,更是提供了极大的便捷,在线浏览和全文搜索功能大大提高了期刊的可访问性。根据其网站提供的最新数据,目前JSOTR数据库共收录有1500种主要学术期刊,可供全文下载的论文达7500万篇。在国内,诸如中国知网、超星等网络数据库,近年来在中文学术资源平台的建设上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数字技术为历史资料的保存、获取、共享和使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即便是普通的个人用户也能从身边技术快速的更新换代中感受到其中的变化,如个人电脑稳定性和运行速度的不断提高、存储设备的变化及其存储量的大幅增加、网络接入的日益便捷与网络速度的日益提升。今天,一个小小体积的硬盘就能随身携带相当于一座中型图书馆的丰富藏书,无处不在的网络可以让你毫无障碍地阅读和下载海外图书馆珍藏的孤本文献,便捷的检索功能更是彻底改变了“上天入地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传统史科学方法。

### 四

除了传统史料的数字化带来的变化之外,今天以及未来的历史学家还需要面对的一个重大的史料问题是——如何收集、保存和使用大量“诞生于数字化”的资料。<sup>⑤</sup>具体来说,主要是指“公共机构和个人存储在各种电子载体(电脑、服务器、软盘、光盘、可移动硬盘等)之中的文件和信息”。<sup>⑥</sup>如本文开头所举的网络普及程度的数据,在一个数字化、信息化的时代里,充斥着大量数字化信息,不论是其发布、传播和交流,而且有相当部分的信息可能仅以数字形式而存在,这一类型的信息是了解和认识现今这一时代最宝贵的资料之一。

然而,技术的更新瞬息万变,数字资料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和多样性。以网站为例,如今各类网站层出不穷,相当数量属于小企业甚至个人所有,由于使用的源代码互不兼容,且缺乏技术保证和可持续性的维护、更新,许多网站便昙花一现,就此消失在了数字世界中。即便是一些大型的网站,也会因为更新速度较快,而未能对网站页面和内容历史资料进行有效的保存。至于个人,在计算机和网络的使用过程中,也常常会发生这样的经历,即由于误操作或进行例行的更新,就意外丢失大量文件;或是由于硬件设备的更新换代,造成不必要的资料的遗失,如早年一般用于存储数据的5寸和3寸软盘,不仅可能因时间关系发生损坏,而且由于设备的淘汰,一般连正常读取都难以进行了。如同我们对于过去有着无数未解之谜一样,如果不能对这一类资料进行有效的保存,我们也会给未来的历史学家留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

而在另一方面,由于对数字技术和设备的日益依赖,海量的信息和资料正被以数字形式制造和保存了下来,不论是电脑文档、电子邮件、博客文章、微博评论,还是网络聊天记录、手机短信、网络购物记录,等等。以电子邮件为例,据Pingdom网站统计的2011年数据,一个普通企业员工平均每天收发的电子邮件为112封。<sup>⑦</sup>数字信息已经渗透到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甚至如上网记录、电脑使用情况等信息,也会在不经意间以某种二进制代码的形式自动保存在电脑某个系统文件中或是运营商的服务器上。这一类的资料如果不能妥善保存、细加整理,就会造成资料的重大缺失;但是如果随着存储手段的不断改进,并能够实现将这些资料大量保存的话,未来的历史学家也将可能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资料无比丰富的情况。因此,美国数字史学研究的先驱学者罗伊·罗森茨威格(Roy Rosenzweig)针对这一问题提醒道:“历史学家需要同时考虑两个问题,即如何在一个史料无比丰富的世界里研究、撰写和教授历史,以及如何避免出现一个资料严重匮乏的未来。”<sup>⑩</sup>

国外有关政府机构和研究机构较早注意到了对网络资料的保存。如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NARA)早在1970年便收集了第一件数字档案,<sup>⑪</sup>并于2000年成立了专门的部门负责收集整理电子档案(ERA),仅在克林顿总统任期结束后,收集的电子邮件信息就达到了3200万条。<sup>⑫</sup>截至2012年1月,其电子档案的存档量已达到131万亿字节(TB),内容包括从老布什以来历任总统的白宫档案,以及国会和诸多联邦机构的档案。<sup>⑬</sup>

由于数字史料内容繁杂、形式众多,因此除了官方档案和官方的档案管理机构之外,也有不少学术机构和相关网站致力于这一方面工作。在由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美国社会史项目组”和乔治·梅森大学“历史学与新媒体研究中心”联合创办的“9·11电子档案”专题网站上,搜集了有关“9·11事件”的15万件数字史料,其中包括4万多封电子邮件和其他形式的电子通讯,4万多个亲历者的故事和回忆,以及1万5千多幅数码照片。<sup>⑭</sup>该网站不仅是数字史料的保存和收集,更是作为一种数字史学的实践,为在数字时代里保存历史记忆、进行历史书写和展示历史叙事提供了一项尝试。2003年,美国国会图书馆正式将这一网站纳入其永久的收藏,更进一步标志着数字史学的确立。

其他类似的数字史料的收集项目还有很多,如在其讨论阅读史和阅读的未来的新著中,罗伯特·达恩顿提到的赖肖尔研究中心从日本网站中收集有关政治事务讨论记录的电子数据库、收集女性网民言论的“捕捉女性话语”项目、哈佛大学档案馆发起的保存校内网站日常记录和归档大学内部电子邮件的试验。<sup>⑮</sup>

其中较为大型的网络资料数据库当属公益性质的“互联网档案馆”(Internet Archive)<sup>⑯</sup>。自1996年创建以来,该网站便致力于收集各类数字信息,并提供永久免费的保存、浏览和下载服务。2012年10月,网站存储的数据达到10PB(1PB=1024TB),内容包括海量的文档、网站、音乐、图片和视频等各类数字文件,以及近300万种无版权保护的电子图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能够对互联网有一个全面准确的认识,它还推出了一项名为“时光回溯机”(Wayback Machine)的服务,以网页快照的形式定期或不定期地抓取全球各个网站的信息,进行保存和提供检索,一般大型网站会每天备份一次,每次收录十个左右网页,而一些小网站则每年偶尔收录几次。通过这一功能,可以对网站的发展、更新进行比较研究,捕捉网络世界的瞬息万变。

然而,数字世界具有强烈的虚拟性,虚拟的数字资料在真实性上尚无法同实在具体的纸质文本相提并论,更不像纸质史

料那样有着成熟的史料学、文献学保障。它所依存的载体,仍有待在技术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数字资料的考释、辨伪,将是一个异常艰巨的新课题;此外,数字资料的收集、保存还涉及法律、政治、社会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尚待解决。对于未来,虽然难以做出预测,但数字技术已在渐渐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以数字形式写作、依靠数字形式阅读、借由数字形式交流,而未来的历史学家也只有通过数字形式才能更好地认识我们今天的世界。

## 五

正如古腾堡印刷术的发明,推动了欧洲近代化进程中思想的传播和知识的普及,数字技术的革命更进一步改变了知识世界的图景。历史学与新媒体相结合所诞生的数字史学,迎合了晚近以来历史学写作朝向大众化的趋势,成为公众史学运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总的来说,作为公众史学的数字史学主要体现出四个方面的特点:(1)数字史料具有前所未有的开放性;(2)数字史学实践有显著的平民化倾向;(3)数字史学在形式上呈现出极大的多样性;(4)数字史学表现出强烈的互动性。

首先,与传统史料相比,数字化史料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传统的纸质史料,如图书和档案,不论其存世数量和保存地点都是封闭的,有的文献本身可能就是珍本孤本,即便有印刷或抄录的版本,流传数量一般也较为有限;研究型图书馆和档案馆通常都只是专业研究者的领地,并有严格的成员资格限定;不同的文献往往会分散于各地,即便是专业的研究者有时也很难全面的占有史料。通过互联网平台,网络数据库、网络图书馆可以直接将数字化之后的史料呈现到用户的终端。研究者与史料之间,不再有空间的阻隔;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也不再身份的差异。如李剑鸣所说:“过去一些机构和个人借助资料便利而取得的学术优势,可能遭到削弱,甚至颠覆。那些原来原理资料和信息中心的人,现在也能解除和利用同样的资料,于是就可能从原来的知识的接受者变成知识生产者。”<sup>⑰</sup>一个中学生可以同一位大学教授一样,获得同样的史料,并展开独立的研究和解读,专业研究者之前所拥有的特权在数字化时代逐渐消失了,这极大地扩大了公众史学的参与面,大大提升了公众史学研究成果的学术质量。

其次,数字史学进一步践行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历史学“自下而上”的趋向,更加走向平民化和大众化。数字史学的研究成果不再只是传统的学术专著和论文的形式,通过网络、影像等新媒体的呈现,极大地扩大了历史学的受众范围。与此同时,它也极大地鼓励了业余历史研究者的积极参与。以维基百科(Wikipedia)<sup>⑱</sup>为例,它自建立之初即将自己定位为一部包含人类所有知识领域的百科全书,并作为一个开放源(Open Source)允许大众广泛参与,“内容开放的材料允许任何第三方不受限制地复制、修改及再发布材料的任何部分或全部。”<sup>⑲</sup>目前其网站上有285种语言的各类条目逾2200万条,均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合作编辑而成。在约3500万注册用户,其中近8万名积极的写作者和编辑者,其中大多都是业余的普通网民。

第三,与传统史学不同,数字史学毫不拘泥于形式,结合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呈现出形式的多样性。不仅文字、图像、动画、音频、视频、超文本等,均可以通过数字的形式呈现,而且在数

字数据库和网络图书馆建设、网站演示、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单机光碟和软件开发、电子出版、多平台应用、甚至电子游戏开发等方面,都有广阔的前景。

最后,数字史学有着传统史学无法比拟的互动性。如果数字史学仅是网站演示或光碟形式的话,它同传统史学的差别只是改换了一种新的传播载体而已,都只是单向的内容发布。但自近十年前,基于网络平台由用户主导生成内容的互联网产品模式,也就是Web2.0技术的成熟,更是极大地推动了数字史学的前进。Web2.0的分享机制和去中心化,使得普通人不必精通计算机程序设计就可以利用网络发表自己的观点,如较早应用的博客、前文所提的维基,以及互动性更强的社交网络和微博(或推特)等。在这样的平台上,专业历史学家、业余研究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可以展开交流和对话,“数字媒体改变了传统的、单向的读者与作者、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尤其对于那些一直以来试图找到一种方式与听众‘分享权威’的公众历史学家来说,网络提供了一种理想的进行交流与合作的载体。”<sup>③</sup>

综上所述,数字史学与公众史学有着诸多的交集和共性。数字史学的发展为更好地开展公众史学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史料的前提和保障,在技术上为普通人参与历史研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平台,进一步丰富了历史学的内容和形式,并改变了历史学的形态。

诚然,在倡导数字史学的同时,我们也须认识到其目前仍然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不少数字史学的研究呈现出相对较低的研究质量,尤其在历史的准确性和客观性上不够;在技术层面,数字形式的稳定性还有待提高,需要更好地解决技术更新换代与兼容性的问题;在法律上,虚拟网络中的学术规范有待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意识与法律规范尚待完善;有关经济方面,在企业经济利益与学术公平、开放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此外,数字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伦理问题,也会影响数字史学的发展。以上问题,尚有待史学界内外共同努力寻找一个解决的路径,但数字史学的前景却是时代车轮推动下的大势所趋。正如达恩顿的观察和预言“电子传播模式的爆炸式发展就像活字印刷术发明一样具有革命性,我们正如15世纪的读者那样(当时他们面对的是印刷文本),得面对应用新模式带来的困难。……无论未来如何,数字化都是不可避免的。”<sup>④</sup>

在欧美史学界,数字史学的研究和实践已有近20年的历史,并在大量的实践基础上,现今已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领域。而在国内学界,不论是研究实践还是相关的理论总结均呈现相对滞后的现象,限于种种原因尚未引起职业历史学家的充分重视,更遑论确立起任何规范。在此,本文希望借由对国外数字史学的考察和评论,提请更多专业和业余的史学研究者关注这一问题,并将之纳入议事日程。

注 释:

①《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3年1月,第4页,参见<http://www.cnnic.cn/hlwzfzj/hlwzbg/hlwztjbg/201301/P020130122600399530412.pdf>。(2013年5月7日最新访问)

②“Internet 2012 in numbers,”[EB/OL](2013-01-16)。(2013

-05-07]。<http://royal.pingdom.com/2013/01/16/internet-2012-in-numbers/>。

③《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5页。

④“Internet 2012 in numbers”[EB/OL]。

⑤Emmanuel Le Roy Ladurie, *Territoire de l'historien*, vol. 1, Gallimard, 1973, 14. 原刊于“La fin des érudits”, *Le Nouvel Observateur*, 8 May 1968.

⑥“Digital History”[EB/OL]。(2013-05-07)。[http://en.wikipedia.org/wiki/Digital\\_history](http://en.wikipedia.org/wiki/Digital_history)。

⑦“What is Digital History”[EB/OL]。(2013-05-07)。<http://chnm.gmu.edu/>。

⑧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岳玉玺等编:傅斯年选集[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174。

⑨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史学原论》(下),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6页。

⑩汤普森:历史著作史[M]。(下卷)第3分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57页。

⑪<http://www.gutenberg.org>。

⑫<http://books.google.com>。

⑬⑮⑲⑳罗伯特·达恩顿:阅读的未来[M]。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8-51页。

⑭<http://www.jstor.org>。

⑮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M]。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44页。

⑯“Internet 2011 in numbers”[EB/OL]。(2012-01-17)。(2013-05-07)。<http://royal.pingdom.com/2012/01/17/internet-2011-in-numbers/>。

⑰Roy Rosenzweig, *Clio Wired: The Future of the Past in the Digital A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6.

⑱Kenneth Thibodeau, “Advances in Preserving Electronic Records at th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D-Lib Magazine*, Volume 7, Number 2 (February 2001); 另见[2013-05-07]。<http://www.dlib.org/dlib/february01/thibodeau/02thibodeau.html>。

⑲Kenneth Thibodeau, “The Electronic Records Archives Program at th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First Monday*, Vol 12, No. 7 (July 2007); 另见[2013-05-07]。<http://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1922/1804>。

⑳“ERA Status and Accomplishments.”[EB/OL] [2013-05-07]。<http://www.archives.gov/era/about/status-accomplishments.html>。

㉑<http://911digitalarchive.org>。

㉒[www.archive.org](http://www.archive.org)。

㉓李剑鸣:“网络史学”的神话与实际,“互联网与史学观念变革”笔谈之一[J]。史学理论研究,2011(4):4。

㉔[www.wikipedia.org](http://www.wikipedia.org)。

㉕[EB/OL] [2013-05-07]。<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6%96%87%E7%BB%B4%E5%9F%BA%E7%99%BE%E7%A7%91>。

㉖Daniel J. Cohen and Roy Rosenzweig, *Digital History: A Guide to Gathering, Preserving, and Presenting the Past on the Web*,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5, pp. 7-8.

作者简介:周兵(1974—),上海人,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责任编辑:阳光;校对:晨曦